

卓順宗異實記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撰愈韓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一四〇七上

大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館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順宗實錄及其他種

叢書成初編

王雲五主編

順宗實錄卷一 起藩邸盡貞元
二十一年二月

唐史臣韓愈撰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歷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尙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不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贊。張滂。李充等。以毀謗朝臣。慢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

丙申。上卽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寶。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闌。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惟奉若。

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綵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棋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旣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達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

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遣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

之。己酉詔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社稷。周禮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輶

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俟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剥頗紊朝廷之法。實爲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自守洪業。敷宏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復優貸。俾佐遠藩。實詔事李齊。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侵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謫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閑道獲免。

壬戌制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中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絅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順宗實錄卷二

起二月
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閭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中卽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四匹然宮市亦不爲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都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

就索其直多被毆焉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卽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人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郎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贊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謫逐者一去皆不復敍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贊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三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謹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鑄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

精識瓊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斷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旣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尙書以吏部郎中李鄆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尙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尙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尙書守尙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繼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

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筋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順宗實錄卷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于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傳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不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日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並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

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尙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估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皋爲尙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

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統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皋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居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元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歷八年。劉晏

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補宏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快快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衡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元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州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順宗實錄卷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尙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壽州刺史。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至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

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賊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護至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壩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進。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右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丑。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皋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贊。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贊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贊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憚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